

# 王志超入死出生

「願教人或是當學生」

民國二十三年的年底，王志超經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介紹，到南京鷄鵝巷五十三號謁見戴笠先生，從此就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。在當年參加軍統局工作的黃埔同學，除了由同志們分別介紹外，大部分是由畢業生調查科推薦的。因為任何一個軍校畢業同學都可以找調查科爲他介紹工作，調查科知道那一方面需要幹部，同時對於要求介紹工作的同學適宜於做甚麼工作，先經過一番考核，然後才介紹出去。所以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成了參加軍統局工作的橋樑，許多同志就是由那裏介紹來的。

王志超對於會見戴先生的印象，非常深刻。據他回憶當時的情形，戴先生談話的時候，頭斜向上揚起，嘴繃得很緊，兩眼炯炯有光，死盯着對方，很注意聆聽對方說話，令人深深感覺到親切中帶着威嚴，不由得肅然起敬。他感覺到戴先生的精力特別充沛，言詞簡樸，肯定而有力量。見面、告別、兩度同他握手，他覺得戴先生的手軟綿綿像似女子的手，但是握起來，強而有力，不同於常人。

「你願意教人，還是願意當學生？」戴先生對於王志超好像非常了解，略談數語，就這樣問他的志趣。「願意教人。」王志超覺得戴先生問話，有點離奇古怪，不了解用意所在。心想：當然教人要比當學生好的多。自己是黃埔第四期政治科畢業，已經幹了七八年事，還當甚麼學生呢？所以，這樣回答。他沒有想到，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不接受訓練，好像瞎子捫象，瞎猜瞎碰，不會了解工作要領和工作重要性，是很危險的。戴先生認為我們的工作不同於尋常，我們的任務艱難困苦，要懂得安全措施，懂得工作技術，就必須經過一番訓練，才能完成任務。派出去工作，才能放心。他所說的當學生，就是指著接受特種工作訓練，好派出去担任軍統局的基本工作。

王志超既然願意教人，不願當學生，戴先生也需要教人的人才。於是，派他到杭州浙江警官學校去担任政治指導員，後來又担任杭州浙江省會公安局的指導員。

盧溝橋事變發生，戴先生領導的工作迅速擴大，調王志超到上海蘇浙行動委員會去工作。工作還不到三個月，因為北伐初期，他曾在第六軍程潛的部隊裏工作過，此時程潛已經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，所以，派他担任第一戰區軍事聯絡組組長，攜帶一部電台去工作。每個軍部派一位聯絡參謀，蒐集前方的軍事情報。第一戰區長官部先設在黃河北岸的新鄉，後來移駐洛陽。

## 潛赴陷區青島工作

二十七年十月間，王志超奉命調回到漢口，才知道派他赴業已淪陷的青島市，爲中蘇情報交換所建立工作，戴先生在漢口南小路爲他餞行，同席還有四位同志，都是派出去工作的負責幹部。席間戴先生爲他們分析抗戰形勢，告訴他們，長期抗戰，不能固守一個城市，必要時，武漢也會放棄的。因爲武漢是平漢、粵漢兩路的中心，敵人勢必全力進攻，我們必須保持長期抗戰的力量，達到戰略目的以後，就會放棄，向有利的地帶轉進。臨別的時候，王志超向戴先生請示，對他個人有甚麼指示，戴先生說：「胆大心細」。同時又囑咐他，必須作長期潛伏的佈置，要建立適當的掩護機構。

中蘇情報交換所隸屬於軍令部第二廳，是一個同俄國人合作的機構。實際上，所有的工作同志和所需要的電台，都是由軍統局統籌調派。俄國人在當時表示支持我們抗戰，要求成立這樣一個合作機構。

派給王志超的電台台長段厲係湖北人，和山東人的語言不同，又攜帶一部電台，由上海赴青島，困難太多，祇好隨同山東省政府的人員，經河南，先到蘇魯戰區，再往山東游擊區，然後設法偷運青島。王志超雖然是山東人，可是自從民國十四年離開家鄉，進了黃埔軍校，就再沒有回過山東。目前青島的情形怎樣？一無所知。於是決定由香港到上海，好在上海先對青島下一番了解的工夫。他在上海差不多住了兩個月，才偕他的夫人屠美英搭乘日本輪船，回到青島。

王志超回青島佈建工作，必須積極進行三件事情：第一、物色工作同志；第二、建立掩護機構；第三、將電台秘密運回青島。

物色同志，談何容易，幸而抵青島後遇見王崇五，替他解決了困難。王崇五早到青島，不但地方熟悉，而且社會關係也特別衆多。他保留俄學生，協助中蘇合作機構，義不容辭。於是，首先介紹他的親戚李英民給王志超。這個人年輕幹練，既有胆量，又肯負責，成了王志超最得力的助手。王崇五又介紹他認識了丁藝東、安諾愚、馬克武，可以供給他情報。

建立機構，非常順利。這時軍校第四期同學李毅民的太太隋靜卿正在青島當教員，由她介紹，王志超認識了姜延明。姜延明是個很有志氣，愛國心很重的人，雖然爲日商岩木醬油株式會社送貨，以維持生活，實在很不甘心。王志超和他一談，非常投契，就在萊蕪一路十三號合夥開了一月雙陸醬園。姜延明自己擔任跑外兼送貨，另請崔靜齋管帳。王志超住在醬園樓上，從事本位工作。

把電台從游擊區運回戒備森嚴的青島市，困難重重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電台台長段厲先由游擊區到了日照，在李英民策劃照料之下，由交通秦同志挑了一大筐雞蛋，把收發報機藏在雞蛋中間。收發報機精緻巧小，不過兩本精裝書大小，而雞蛋是市區的必需品，敵人鼓勵運進，檢查時又不好把雞蛋一個個拿出來。所以，很順利地混過敵人哨卡檢查，運回青島。王志超偕同他的夫人回上海一次，接洽好通報的時間，把太太留在上海，一個人返回青島，開始通報。

### 被人出賣險些送命

汪精衛、陳公博、褚民誼等在沒有粉墨登場以前，汪精衛預定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先舉行青島會議，和代表北平偽組織的王揖唐、齊燮元，代表南京偽組織的梁鴻志等開會，想把這兩個已經存在了好久的南北偽組織的漢奸們，形式上納入他新成立的偽組織範圍以內。因此，青島一下子熱鬧起來，成了南北漢奸們活動的大舞台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傅勝藍到了青島，王志超本來同他沒有工作關係，他却一再托人帶話給王志超，想要談一談。在盛情難却之下，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兩點鐘，王志超到了傅勝藍的寓所，恰好傅在睡午睡。王志超一眼看到寫字台上放着一篇毛筆寫的自傳，心知情況不妙，打算趕緊退出來，以免引起傅的懷疑。不料，他還沒有舉步，傅勝藍已經醒來，趕緊起來，把自傳放進抽屜，連忙說道：「在這裏閒着無聊，抽空寫點文章。」

「傅勝藍要當漢奸！」王志超和傅勝藍閒聊了十多分鐘，便告辭出來，立刻去觀海二路，找王崇五計議。

「你怎麼知道傅勝藍要當漢奸？」王崇五聽王志超這麼一說，的確有些詫異。

「剛才我去看傅勝藍，看見桌子放着一篇自傳。在敵區裏，不準備當漢奸，寫自傳幹麼？他醒來趕緊把自傳收起來，我看他心神慌張，好像有點做賊心虛的樣子。我主張立刻把他幹掉，以免後患。你的意見如何？」

「爲了安全，採取緊急措施，固然可以，但是萬一判斷錯誤，影響工作還是小事，將來如何交代戴先

生？」王崇五考慮了好一會兒，這樣回答。他老成持重，考慮週詳，既未奉命令，怎麼可以採取這種行動呢？

王志超聽完王崇五說的話，再想到臨離漢口，戴先生所說的「胆大心細」，覺得王崇五的說法也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就在他們談話的時候，傅勝藍匆匆忙忙爬上山坡，也來找王崇五。王志超趕緊躲避到別的房間裏，沒敢和他碰面。傅勝藍很鎮靜地問王崇五：「王志超來過嗎？」

「沒有來過。」王崇五若無其事的回答他，傅勝藍聽說，好像放心了許多似的。

王志超離開王崇五家裏，總覺得傅勝藍的離奇行動不對勁。在敵區寫自傳，一定是準備當漢奸，很可能出賣組織。他越想越怕，如果不殺死傅勝藍，自己就需要快些離開青島，不然，這一條命一定斷送在傅勝藍手裏。這一夜他提高警覺，沒有敢回雙陞醬園去睡覺，但是對去留問題，一時下不了決心。

第二天——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——上午，一種責任感迫使他不能不回去看看。爲了慎重起見，先打發一個朋友的孩子去醬園看看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動靜。小孩子回來告訴他，醬園跟平常一樣，也有人去買東西。十一點鐘，他回到雙陞醬園，一脚剛踏進店裏，忽然從樓上跑下四五個穿西裝大衣的大漢，有一個人從後把他抱住，擁到樓上住室。有一個四十多歲穿西裝的人，坐在他的牀上，站起來向他握手，說道：「王先生，我們等候你很久，希望你同我們合作。」

「沒有甚麼好說的，既然被你們捉住，有死而已。黃埔學生絕對不做對不起國家的事情，怎麼處置，

悉聽尊便。」王志超很肯定的回答，態度非常倔強，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。

那個主持逮捕他的傢伙，對他非常失望，呆了十幾分鐘，好像考慮怎樣處置他。最後，派那批便衣把他押上汽車，送到河南路日本駐青島憲兵司令部，交給了日本憲兵。日本憲兵司令叫上沙大佐，憲兵隊長是加藤清一少佐。在過去，凡是被捉到日本憲兵隊的人，十之八九活的進去，死的出來。但是這一次他進去，却對他們完全改變了態度，大概是對於汪偽漢奸們捉人，有些吃味不高興，也許不願意爲漢奸們借刀殺人吧？主審這個案子的日本憲兵軍曹小松代，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非常濃厚。

「你爲甚麼當間諜？不怕危險和殺頭嗎？」小松代不會說中國話，用日本話高聲叫問，並以右手手掌在頸項上比畫，姓藍的翻譯官翻譯給王志超聽。

「兩國打仗，各爲其國。既被你們捉住，有死而已，有甚麼可怕？」王志超理直氣壯，義正辭嚴地回答他。小松代默然很久，不再多問，對王志超的強硬態度，不怕死的氣概，好像很欽佩似的，以後對他的審訊態度，和善了許多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小松代又一次提訊王志超，桌子上放着一張畫有許多圓圈的紙張。他走近一看，中間的圓圈裏寫着王志超，周圍的圓圈裏分別寫着王崇五、李英民、姜延明、段厲、王崇五的太太朱岫容、王崇五的二哥王祥五夫婦、李英民的八姐夫蘇金甫、膠濟路委員崔景三夫婦、大港車站站長安霞東、馬克武、丁藝東、徐福昌、崔靜齋、張慶雲等二十幾個人。小松代問王志超，王崇五和李英民可能藏在甚麼地方

？可能從那一條路逃走？王志超才知道他們兩個人沒有被捉起來，確實逃脫了，心裏暗自爲他們高興。

王志超在青島日本憲兵隊關了四個多月，沒有見過一次太陽，沒有理過一次頭髮。每餐一個飯糰，一塊鹽黃籬卜，飢餓得不成人樣。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和段厲、安霞東、蘇金甫四個人，由青島押解到濟南，交給日本駐濟南的十一兵團軍律會議，他才和蒙難的人第一次見面。蘇金甫在青島受非刑拷打，內外受傷很重。在押赴濟南的火車上，同案的幾個人都爲他的傷勢難過。蘇金甫告訴王志超，這一案羈押這麼久，牽連的人數這麼多，都是由於李英民逃亡匆忙，沒有把日記本燬滅。日本憲兵按照日記本上所有的名字抓人，把許多沒有工作關係的人都牽連在內。

押到濟南的第二天，二十九日下午三點鐘，軍律會議五個日本軍法官會審，一個日語翻譯官站在旁邊，對他們四個被告略事詢問，坐在中間，階級較高的那個軍法官站起來宣判：「一律處以死刑。」他們四個人押返拘留所，相對無言，自必死，靜候死神的召喚。

第三天——三月三十日下午三點鐘，又提他們四人出去，王志超心想，大概是押赴刑場，去執行死刑了。此時萬感叢集，想到戴先生說的胆大心細，爲甚麼派一個小孩子到醬園看情形？爲甚麼不事先約好警報暗號呢？怪自己胆大而心不細。又想到戴先生問他願意教人還是當學生，自己選擇了教人。假如當年受幾天特種訓練，學點兒東西，也許可以逃避過這一次死亡大劫。心裏想着，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

由拘留所又押到法庭，和昨天會審時的情形一模一樣，他們四個人一字排開，站穩以後，中間的那個



軍法官又站起來宣告：「大日本國皇軍爲慶祝南京汪政權本日成立，赦免你們的死刑，一律改判十年有期徒刑。」宣告完畢，又問他們：「還有甚麼話說嗎？」他們都低頭不語，翻譯官代他們說了一聲謝謝，仍令押回拘留所。

### 減刑出獄奔赴重慶

王志超、段厲、蘇金甫、安霞東四個人於二十九年四月二日，由濟南押送北平砲局胡同監牢，執行十年有期徒刑。這所監牢原來是陸軍監獄，日本軍閥佔據北平以後，改爲「第一監獄外寄人犯拘留所」，由日本華北駐屯軍軍律會議管轄，專收押抗日愛國志士。拘留所所長由日本人選定趙悅豐担任，他是一個毫無人性的道地漢奸，對於羈押的愛國人士非常兇狠殘忍，以表示忠於他的主子日本人。凡是送進拘留所的，絕無例外，一律先釘上一付腳鍊。說到砲局這座醜惡的監牢，日本軍閥和漢奸用來拘押國民黨同志：抗戰勝利後，我們又用來拘押漢奸和共產黨；大陸變色，共產黨再用來拘押國民黨同志，冤冤相報，循環不已，令人浩歎。

被收押在砲局監牢裏的人們，大部分是國民黨同志和有關係的人士，約佔十分之七，少數是共產黨，約佔十分之二，其餘的才是真正犯了重罪的人。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都在受難，仍然和在外邊一樣，常常衝突，由爭執而打鬥。拘留所的漢奸們，不管你是國民黨，還是共產黨，也不管有理沒理，祇要打架鬧事

##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一九〇

，每人都加帶一付腳鍊，以示儆戒。

砲局監牢是十字通道，通道兩邊是牢房，分成忠孝仁愛四監。王志超和段厲在忠字監，但不同房，而和共產黨的林楓關在一起，林楓後來成爲共產黨在東北很有權勢的人物。也許他們的知識和器度比較高一些，王志超和林楓不因彼此的主張不同，思想不同，發生爭執，能够互相容忍，相安無事，有時還能彼此照顧，避免帶兩付腳鍊。安霞東和蘇金甫則押在仁字監，每日放風，王段還可以談幾句話，和安蘇兩人根本見不到面。

國民黨同志坐過砲局監牢，後來當選爲行憲國大代表的，有英千里（已故）、韓受卿、趙樹樾、郭海清、樊祖邦、李桂庭等，軍統局同志有李玉林、陳鴻舉、閻珍堂、陳萃、范承修、鄭恩普、周良輔、楊允俊等二三十人。共產黨組織嚴密，不時送書籍、送衣服，送錢給他們的黨員，國民黨對於蒙難同志照顧不够周到。王志超每逢看到共產黨按期給林楓的親切照顧，覺得我們在組織上，事事不如人家，總是感到悲傷和慚愧。

砲局監牢的伙食很壞，每餐都是棒子麵窩窩頭，沒菜，看不見一點油水。拘留所有推磨工廠、印刷工廠、納鞋底工廠、鴨子房、洗衣剃頭，也都由坐牢的人自己幹。王志超和林楓爲了活動身體，爲了借書刊方便，都參加推磨，一盤磨由四個人推着轉。坐牢營養不好，再加上勞動，消耗精力，死亡率非常高，隔不了三五天，就有人「出後門」。（死亡後由後門抬出去）由於監牢裏的生活太苦，好些人精神失常。有

一天夜裏，陳鴻舉無緣無故突然大叫起來，全牢房的人們在睡夢中跟着喊叫，聲震屋瓦。看牢的漢奸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都有些害怕，等到東院的日本憲兵趕緊跑過來，才鎮壓下去，漢奸們要想追究責任，也無從查起。

坐牢的人每月可以和家人通信一次，漢奸們收到坐牢的家信，經常要壓一個多月，才交給收信人。每月也可以接見家屬一次，不過，初次接見，真是一幕最悲慘的鏡頭。王志超的太太屠美英是一位杭州小姐，知道丈夫被捕後，帶着孩子從上海回到他丈夫的故鄉山東高唐縣王家樓。王家的家境不太寬裕，想不到杭州小姐居然能過那種苦生活，下田種地摘棉花，推磨碾麵，一切粗重的苦工作，都能操作。吃得是摻糠的窩窩頭，照樣能曠下去。後來得悉王志超可以接見家屬，帶着孩子，千里迢迢，跑到北平去探監。

她到了砲局，等候在監牢外面。監牢的半牆上開有一個方洞，洞口還釘着鐵絲網，那就是接見的地方。屠美英從洞口探望裏面的丈夫，準備說些必須敘述的話。可是當她聽見嘩喇嘩喇的腳鏢聲，從遙遠的地方傳來，漸漸接近洞口，心像被尖刀刺穿似的，忍不住嗚咽起來。接見家屬，限定談話五分鐘，王太太有三分鐘嗚咽地說不出話來，等到鎮靜下來，祇剩下兩分鐘說話的時間。想要說的話，連一半都沒有說完，看守已經把洞口的拉門關上，咫尺天涯，被一丈多高圍牆隔開，一個拖着腳鏢失望地回到牢房，一個領着孩子悲傷地重返山東老家。

民國三十年夏天，砲局拘留所的人越來越多，簡直無法容納。正好這一年是日本建國二千六百年紀念

，日本天皇裕仁宣佈大赦，關在砲局的人們，一律減刑一半，當時就有一大批刑滿的人釋放出去。王志超他們四個人，除蘇金甫早已因傷重缺乏治療，瘳死獄中外，王志超、段厲、安霞東都由十年徒刑減為五年。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，王志超坐滿整整五年監牢，也整整帶了五年七斤重的腳鍊，被釋放出來，已經折磨得不成人樣了。

說也奇怪，王志超被捕到釋放，日本憲兵方面祇知道他是藍衣社青島的負責人，並不知道他的正確職務，自始至終也沒有人問過他。所以「中蘇情報交換所」這一個名詞，始終沒有出現在這件案件裏。

### 戴將軍最後一封信

一個大難不死的人和一個久病初癒的人，大概有同樣的感覺，王志超坐了五年牢，一腳踏出砲局的牢門，感覺到人海茫茫，心裏非常空虛，好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。他心想，五年前老母親看見兒媳婦帶着孫兒回來，就是看不見一別十多年的兒子。他為兒子的安全提心吊胆，坐臥不安，經常禱告菩薩保佑。現在他從敵偽監牢裏走出來，無異得到一層保障，不再畏懼日本憲兵和漢奸了。於是決定先回高唐老家，看看白髮蒼蒼的老母親，再看看患難相共的愛妻和一對小兒女。

王志超不敢在家鄉久留，僅僅休息了半個多月，又拋下老母和妻兒，長途跋涉，抵達西安，再飛重慶，向戴先生報告被捕經過及被捕以後的情形。

當戴先生從東南回來，接見王志超的時候，看見他安全歸來，非常高興，慰勉有加。王志超說：「我很慚愧，工作沒有做好，却坐了五年監牢。這次牽連了許多人，大部份是王崇五同志的親戚，尤其是他二哥王祥五先生，被捕以後，財產損失很大，又被漢奸敲詐勒索，精神痛苦，鬱鬱而死，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他們，內心非常痛苦。」

「等到戰爭結束，我們對於受難的人們，一定要予以適當的安置。」戴先生說：「你需要好好休養，等身體復元，再担任工作。」

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十月中旬行政院發表王志超為青島特別市警察局副局長，不久升任局長。他在青島被捕受難，現在讓他回去担負青島市的治安責任，戴先生用意週到深刻，永遠是感人的。王志超回到青島，一方面主持警政，一方面協助王崇五、梁若節、劉欽禮辦理青島市的肅奸工作。

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，戴先生飛抵青島，住在王志超為他準備好的龍口路二十六號臨時行館，隨行的龔仙舫，金玉波則下榻在旅館裏。戴先生這次來青島，除了指示肅奸工作，還和美國第七艦隊駐青島的官員商談雙方海軍合作和訓練等問題。十七日上午，山東臨沂組組長楊可僧等多人來行館晉謁戴先生。

楊可僧上樓談了一會兒，下樓時拿着戴先生寫給王志超的一封信，囑為楊辦理赴濟南的飛機票。王志超就在行館樓下，片刻沒有離開過，這樣極簡單的事情，當面交代一聲，就可辦妥，戴先生却要親筆寫一封信，不但手動，又證明他愛護同志是怎樣深切。這封信是戴先生最後的遺墨，非常值得珍惜。

##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一九四

戴先生十七日上午十時許接見過楊可僧等同志以後，走下樓來，由王崇五、梁若節、王志超陪着，乘汽車到匯泉海邊，遊覽一週。坐車經過青島公園東南隅，有一處背山面海，風景絕佳，戴先生喟然感歎，說道：「好一個休息的地方。」然後叫司機直開滄口飛機場。大家看到空中烏雲密佈，天氣將變，勸他在青島多留一天，他堅持要走。車抵機場戴先生及其隨從人員馬上就起飛了。王志超敘述當時的情形，不禁流下淚來，感歎良久。

